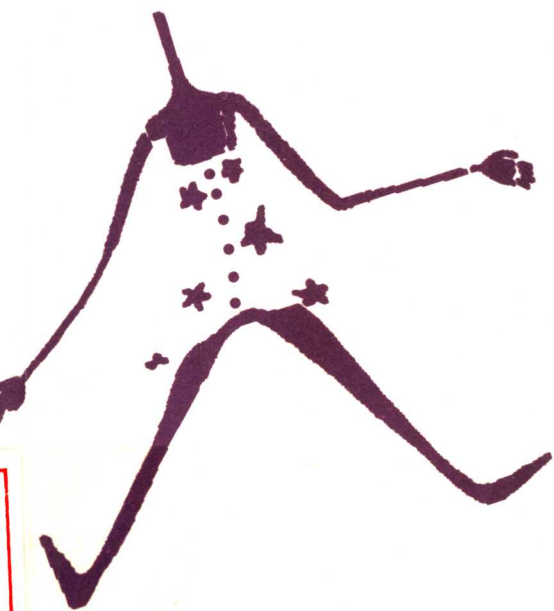


我们卑微 的灵魂

荣获《人民文学》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熊正良 著

华夏出版社



我叫马福。从前是个挖煤的，在南方山区一个国营煤矿里挖煤。挖煤很苦，南方的煤也不像人家北方的煤，动不动就是一大片，我们那儿的煤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就像满山找牛粪似的，找到了也只有那么一泡。可就为了采那一泡牛粪似的煤，我们往往要提着心，爬过一条长长的鼠洞似的巷道。我就这么战战兢兢地挖了几年，后来被调到地面上来管装卸，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好，你能看见天，能看见阳光，看见刮风看见下雨，尤其是你再也不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我 们 卑 微 的 灵 魂

熊正良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卑微的灵魂/熊正良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ISBN 7-5080-3413-9

I. 我… II. 熊…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589 号

我们卑微的灵魂

熊正良 著

责任编辑:韩平 晓燕 许婷 友葵

装帧设计:房子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年7月北京第1版

200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1/16开

印 张:19.5

字 数:30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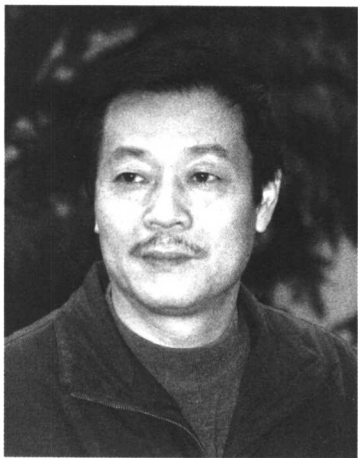
插 页:2

定 价:2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熊 正 良

XiongZhengLiang



Q1193/97

熊 正良，男，1954年12月底出生，江西省南昌县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西北大学。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闰年》、《疼痛》，中篇小说《无边红地》、《红河》、《老鱼》、《匪风》、《苍蝇苍蝇真美丽》、《追上来了》、《我们卑微的灵魂》等几十部，以及中篇小说集《乐声》、《红绣》，中短篇小说集《谁在为我们祝福》（1978—2000中国小说五十强熊正良卷）等，约计二百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南昌，供职于江西省文联《星火》杂志社。

目 录

少年滋味	(1)
无边红地	(51)
杀阵	(87)
甘蔗林	(131)
素色	(163)
湮灭	(173)
穷人	(183)
我会杀人	(217)
夜晚我们干什么	(225)
城市麻雀	(237)
我们卑微的灵魂	(267)

《我们卑微的灵魂》

少年滋味

吃了饭，我便在镇街上闲逛。

少年滋味

一

吃了晚饭，我便在镇街上逛。

初来时，我绝没有这份儿闲心，那沙滩，那卵石，几乎把我淹没了。我双手用力握紧大锹把，艰难地铲起沙石，抛向那门一样宽大的铁筛，黄沙像雾一样在筛后飘散，卵石骨碌碌地在铁筛上滚动，挤撞，发出沉重粗陋的声音，一下接一下，没有间断。那筛床恰似被沙滩拥着的河，总是在流。我觉得骨头在“咯吱吱”地呻吟，仿佛要极力缩成一团。秋日煌煌地照着，沙滩上白白灿灿，我的眼眯成一条缝，在心里恶毒地诅咒一切，包括经理洪苟，房东老芋头，还有大乌龟他们。只是不包括宝姐。我的眼睛透过睫毛盖住的那条缝隙，跟着宝姐的身影滑动。汗珠坠挂下来，视线里便出现一颗朦胧透明的珍珠，阳光在珍珠上流动荡溢，我抬起油腻的、粘满沙粒的手臂，狠狠地把它擦去了。

小镇很长，像一条拱在岸边的巨大鳄鱼，两条横贯的小街便是鳄鱼的四条腿。房屋的门脸尽是一个颜色，灰黑的、粘着好些残留下来的标语纸片，还有说不出名堂的左一道右一道斑斑驳驳的痕迹。灯光从各个门窗里透出来，畏葸地在街上拓展，隔几十步有一盏路灯，洒出昏黄的一团。麻石街道上亮一处暗一处，显得像湖沼一样坑洼不平，几只狗幽灵一样蹲在黑暗里，一声不吭，街上总有人走动，都显得匆忙和信心十足，趑进一个门里，或小声说话或大声喊叫，还有电视机和录音机传出的标准普通话或油声奶气的港台歌曲，纷纷飞到昏黑的街道上来碰撞扭缠。我像一条孤独的鱼，毫无目的地在这些声音旁边的暗河里瞎游。迎面并排走过来几个醉醺醺的人，呜呜啊啊地胡说着什么，跟我擦肩而过，最边上的一个朝我斜跌过来，肩膀沉沉地撞了我一下，他们一伙都哈哈疯笑起来。

我捏紧双拳站定，像一条受到围攻的小狗，拖着尾巴，用力撑住后腿，身子绷得铁紧，颈毛乍开来，朝他们龇开白森森的牙。那个撞了我的家伙转过一张歪扭的脸来，朝我“嘘”了一声。

“大乌龟！”我把他的名字在牙齿上磨了又磨。

“小狗子！一个人鬼一样溜，想打野食么？”

大乌龟离我很近，我想我一拳就能使那张丑陋的黑脸上流出红红绿绿的东西来。但是我忍住了，我继而想到他挨我一拳后回给我的那一拳决不会轻，准能在我还没完全成熟的胸脯上捅出一个窟窿来，就像捅在一个装香烟或者是装糖果的纸盒子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巴不得自己在一瞬间变得壮实有力，能毫不费力地制服大乌龟，把他给我的那些欺侮都变本加厉地来一次彻底清账，然后让他趴在我面前，回答我的话。“还敢不敢欺侮我？”“还会不会在宝姐面前像公狗一样扭尾巴？”若他敢吐出半个“不”字，我便又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一顿，直到他仰起满是眼泪鼻涕的脸，哀嚎着求饶为止。

“你在想什么？”大乌龟歪跌几步，又回头直勾勾地看着我。一片灯光从他身后的一个门洞里淌出，把他巨大的影子朝我压迫过来。我死死地盯着脚下那一片空洞的黑暗，闭紧嘴巴不吭声，肚里骂了无数个“我日你娘我日你娘……”天空的星星显得大了，也许还浮上了一弯月牙，黑暗里渐渐有了层次，隐约看清了灰色的麻石板和深色的石缝。有一个空瘪的香烟盒静静地卧着。“一个人荡什么，回去摸两把九点半，去啵？”大乌龟说。

我抬起头，用力摇几下，赌钱对我来说已经腻味透了，我不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大乌龟他们乱哄哄地走了，走进了光明走进了黑暗，马上又从黑暗走到光明里，身影像变戏法似的一跳一跳。我呆站了一阵，便继续无目的地逛，把一双手插进裤袋里。左裤袋里有好多沙子和杂屑，我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掏出来；右裤袋里破出了一个小洞，刚好漏出一个指头去搓弄渐渐粗起来的腿毛。月牙果然升上来了，街两边垂下大片阴影，只中间空出一条狭窄的黄光。对面一家小酒店店门大开，灯光如同白昼，许多人从那里进进出出，灯光照在他们被阳光灼得黑紫的两颧上，泛出两点灰红的光。另外有商店里几个细皮白肉的女子，有肉食店那个满脸横肉的后生，还有沙石公司那个牵皮尺拐子。我恨死了拐子，我看着拐子一歪一歪牵着皮尺绕着卵石堆转，常常会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想用杀猪的牛耳尖刀剔开他那薄薄的脯子，

然后看一下他的心脏的颜色。

酒女花雀子仰在一张桌子后，正躲着谁伸过来的一个酒杯。她尖利地笑着，“别打掉录音机！”录音机就摆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我们的过去，……”喘气似的唱……杯子继续伸过来，花雀子嘻开涂得血红的嘴唇浪笑……我不去酒店，花雀子不会对我这么笑的，我在她眼里像一粒真正的小芥子，瘦高瘦高像一根麻秆，嘴唇上长出茸毛一般的胡须，一副天生不讨人喜欢的刻板脸。没有一个女人肯多看一眼。

我走上了河堤。小镇延伸到这里为止。据说这里是过去的县城，酒店边上那个缩进去的大瓦屋曾经是县政府，解放后县城设到下游的一个镇上去了，那儿离省城只有二十几里。其实这里离省城也不远，大约四十几里罢了。堤脚下就是阔远的沙滩，一片蓝色的雾霭像梦一般浮荡，河水在月光下泛起细碎的斑斓的光，汨汨流动。一堆堆卵石在沙滩上躺下来，头枕在两条臂上，一动，卵石就哗哗流动，像金属块撞击出来的声音。九月的夜又静又凉，露水使卵石一个个都像抹了油，反射出点点微光。

我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我几乎没有静下来的时候，那种真正的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的静。我在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即使干活的时候也总这样，没办法停下来，然而所有的想法都难以名状，就像那些在阳光下色彩斑斓的卵石。当然我那些深深浅浅的念头没有光彩，更谈不上斑斓，相反倒有些阴暗，有些晦涩，还掺杂了些黄色。

我不该从初中起就去看那些臭小说，更不该入迷，那些小说把我搅得昏头昏脑，一事无成。我该拚命用功去啃数理化和英语，该考上个大学或者是中专学校，那么境况一定要好得多，起码不会到这里来筛卵石。我做梦都没有筛过卵石。可是我得咬牙干下去，我的父母像蝼蚁一样在土地里觅食，脊梁已被太阳熨烙得弯曲了，他们开始眼巴巴地希望我，希望我为家庭使出我还没有长足的气力，转弯抹角托表姐为我找到了这一份儿活干。这是一笔责任田以外的收入，父母像捡了元宝那么高兴，杀了一只公鸡为我饯行，馋得弟弟拖出了两条黄浑的鼻涕，我撕了一条腿给他，又恶作剧地夹给他两粒圆圆的乳白色的睾丸。母亲在我头上轻拍了一掌，骂了我一声，生生从弟弟嘴里抠出睾丸，硬塞给我吃，我的舌苔感到了一股腥味，还感到了母亲手上的汗的咸涩，我不敢用牙去咬，囫囵地吞了下去。母亲站在一边歪着头

满足地笑。

“好啦，吃了就会发的。”母亲说。

我拿着表姐的信，在这个小镇上找到花雀子。我表姐在省城，狐朋狗党极多，母亲背后骂她像一只起花的狗婆。信上写的不是花雀子，信上写的是陈小安，后来我才知道别人都叫她花雀子。我不知道表姐怎么认识她的？她不大理我，只把我交给洪苟，我就开始了筛卵石。

筛卵石。五彩缤纷的卵石。

应了母亲的祈祷，我也在“发”。

到这个镇上以后，我便订了一份文学杂志，第一回收到刊物，我就翻到一篇介绍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对文学的痴情一下子被彻底破坏了，原来这个大胡子是个大地主，闲来无事弄弄文章消遣，我两手空空，卖苦力维持生存，哪来这份儿闲心？我把那本杂志撕成碎片，一齐抛到河里，夕阳像血泼在河面上，碎纸片像红蝴蝶一样飘飞。我抬眼迎着太阳，直到眼睛被刺得发疼。我想起上小学时上第一节图画课，老师叫我们在图画本上用蜡笔涂十五个太阳，我用力涂着，把一页纸涂得通红，像在燃烧。十五个太阳太多了，只一个就足够，沙滩被烤得滚烫，像一个大火盆。我身上的皮死了一层又一层，用手一搓，便像白粉条一样簌簌掉落。宝姐往往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第一回筛卵石见她时，她全身被汗濡得精湿，薄褂子面的一切都几乎看得清。那一霎我的想像力异常丰富异常活泛。这以后见了她，我老远就作贼心虚地先红了脸，其实我们并不相识，我只听说她是幕阜山区人，听大乌龟他们“宝姐宝姐”地叫，我才知道她叫“宝姐”。宝姐成了我每一次昏昏糊糊的梦中惟一清晰的受苦受难的对象。

沙滩上的雾气重起来，月光无力地颤缩着。我开始往回走。酒店里依旧热闹，花雀子穿一件无袖衫，光着两个粉白的膀子一个劲儿抖动，咕咕地笑，笑一阵端起一个玫瑰色的塑料杯喝一口，酒客们便仰起脸朝天打哈哈。

我曾经简单地把人归过类。从小我就把当官的看得至高无上，他们自然是第一类；肚里有墨水的是第二类；其他做工的包括引车卖浆者流算第三类；像我们卖苦力和耕田捕鱼锄地的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统统归为第四类。但花雀子我不好把她归为哪一类，她跟鬼都熟。镇长见了她也眉开眼笑，大乌龟他们也跟她亲热得不得了，而且她还有一辆红色的摩托，骑上去，风一般快，长发像波浪一样飘忽。我暗暗

叫她做摩登美人。说实话，她应该是我的保护人，可我从不敢奢望去亲近巴结她。

在门口我绊倒了，摔在一坨物件上。“哎哟，谁，谁呀？……日你娘……”原来是房东老芋头。老酒鬼又喝醉了。我用力架起他，像扔一截湿木头一样把他扔在床上。他的床在东边房里，黑咕隆咚，散发出一种混杂的臭味。“日你娘……”他嘴里还嘟嘟囔囔，我给了他一脚，大约踢在屁股上，软软的很舒服。

我们住在楼上。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凑份子租了老芋头这个破旧的木板楼。一圈人密密地围着，一盏电灯悬在一颗颗黑茸茸的脑壳上，孤独地亮着，恰似一个白炽透亮的球，烟雾袅袅升上来，将它困顿起来，光雾便显得迷离扑朔，我记得有谁描写过赌徒的手，写了几大张纸，洋洋数万言，让人看了觉得那些各种表情的手总是在眼前蠕动。在我们这个楼里就不必费那个神了，只要听声音。

“还要不要？要不要？要你就摸呀！”

沉默。于是又有人催。

“哈，你胀死了！你呢，现牌！”

“我摸了天牌，九点半！”

数大乌龟的声音最大，亢奋，悸动，像破裂开来，抖抖嗦嗦地四处探伸。

我躺在铺上睡不着，轧得竹板“吱吱”叫。我跳起来，用力挤进人圈。“干什么干什么？”他们本能地抵抗。我大声说：“我也来！”我把一张钞票丢在大乌龟对门，然后等搭家摸牌。一只壁虎被烟熏得从屋梁上掉下来，慌慌张张逃窜，从一个人身上爬到另一个人身上，没有谁动弹，最后爬到我身上，我感到后脖子一阵阴凉的骚痒，伸手把它抓过来，用力摔去，壁虎像一团肉饼粘在墙角上。

二

沙石公司是一个分公司，归县里沙石公司管辖，其实按其规模来说是不能叫做公司的，充其量叫个站什么的倒差不多。不过现在五花八门的公司多如牛毛，就是用竹篱笆一隔，盖块巴掌大的牛毛毡，门口也堂而皇之地挂一块××公司的大招牌，而且既有公司便有经理，大大小小的经理都是经理，叫起来一样悦耳动听。沙石公司设在小镇南头，一幢两层楼的红砖瓦房，八个房间只有一间住了牵皮尺的拐子，

经理洪苟及其他三人都回家去住。那三人路远些，也只三五里路程，骑自行车一刻钟就到。洪苟家就在镇上，过中秋节送礼我去过，通过一条两边是板壁夹持的小巷，先走进一个栽了两棵枇杷的院落。再进门，就是洪苟的家，和公司建筑是一个格局，也是楼上楼下八间。洪苟的老婆很胖，白白圆圆的一个肉团，走一步浑身轻轻地颤悠几下，一个眼脸上有疤痢的清瘦老女人笑吟吟地把我一包东西收起来，走进房里，我听见开柜门和关柜门的声音。

洪苟很少言笑，脸总是板紧着，他的脑门很窄，常常莫名其妙地耸出好多皱纹，因此总让人觉得没洗干净，粘了好多灰痕或是胖老婆的奶汁。耳朵很尖削，单薄而透明，像兔子的耳朵，一定异常敏锐，相形之下眼睛就显得浑浊，蒙着一层灰色的滑腻腻的液体。我以为他看不清什么，碰上他便低下头匆匆走过去。我不愿招呼人。

可是有一回他却用灰浊的眼睛盯着我的脸说：“你脸上的肉疙瘩在打架啦！”

这么说他的眼睛和耳朵一般锐利。

我脸上的确长出了许多肉疙瘩，用手摸去，麻麻瘩瘩的。在剃头铺里剃头，我仔仔细细地审视镜子里头的脸，镜子不平，把我的脸拉得老长，瘪瘪地随意铺开来，一个个紫红色的肉疙瘩肥大饱满，泛着油光，整张脸粗丑无比。我把手从脏污的白围布里伸出来，用指甲掐住黑色的硬硬的小尖头，用力拔出来，一阵阵麻痒刺痛的快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拔出的小尖头上粘着一坨黄黄的像脓头似的东西，我把它擦在围布上。

“别动别动！”剃头师傅的手用力按住我的头顶，耷拉着嘴唇喊叫，然而那把电剪已经明白无误地卡了一下头发，疼得我战了一下，“你不要动，这个年纪都会长的，怕什么？你这样去抠会抠出疤来的！”

于是我便不敢再抠。

大乌龟在吃饭时用筷子指着我的脸说：“你知道你脸上长的是什么吗？”我知道大乌龟的用意，他专爱在宝姐她们在场时出风头，弄出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来引起她们对他的注意。我们都是在沙石公司的厨房里打饭，然后端出来，蹲在门口吃。门口有一棵歪斜的泡桐树，肥硕的叶子已经开始枯黄，晚霞的晕光斜过来，从树上缢下的虫子变得晶莹剔透。宝姐她们常常吃着吃着便惊呼起来，因为有虫子掉到她们头上和身上，大乌龟就会勇敢地挥起手臂，在树下的空间里横扫一阵。

此刻宝姐正抬起眼睛看我，她的眉毛很浓，眼睛很黑，睫毛扑闪几下，分明漾动着笑意。我又生出些古怪念头，脸上像火烫了，焦灼得难忍难耐。

“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学名叫青春痣，说得不好听呢，叫骚疮！”大乌龟说。

我恼怒地瞪了大乌龟一眼，同时瞥一眼宝姐。我看见宝姐一双眼睛仍在定定地看我，厚厚的红润的嘴唇抿紧了，在笑。倒是瘦瘦的根顺给我解了围，根顺说：“谁不长骚疮？不长准是没用的人。你就没长吗？只不过是消了就是，这也值得说？”

根顺平时不说话，摸九点半时更是用铁棍也撬不开他的嘴。他只是狠狠地盯着牌，像盯着杀父的仇人。听说他原先在家乡做过会计，后来各组不设会计了，统一由村委会的会计算账，他才丢了那一年几百块钱的收入，出来寻筛卵石。大约看我常常翻杂志（我已改订了生活杂志，像《青年一代》什么的，那里面有婚姻爱情甚至有介绍性的栏目，很吸引我），以为我也像他一样有墨水，便引为知己，间或说一说家长里短。他看不惯大乌龟，在我面前骂大乌龟像一只骚狗，见了女的就摇尾巴。有一回他从大乌龟说到他们的村民小组长，说那小组长想勾引他老婆。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人家告诉我的。这鬼东西，他真干我就杀了他！”他用力捏紧瘦骨嶙峋的拳头，手腕上两根肌腱可怖地突起来。我吓了一跳。这天晚上，根顺邀我去小酒店，我不肯去。我的钱要寄回家去的，摸九点半是留下的零花钱，而且我总是下很小的赌注，决不会一回超过二角钱。再说我还想到酒女花雀子，凡是有漂亮女子的地方我都不敢放肆，在她面前就更显得自卑。“我请客，我请客你还不去吗？”根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使我大为感动，跟在他后面进了小酒店。我执意找了一张在角落里的桌子坐下。他在用白粉笔写了菜谱的小黑板前站了半天，然后很大声地喊道：“家乡豆腐、油渣炒辣椒！”他又过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喝烧酒吧？啤酒没味，跟马尿一样，还死贵！”

我心不在焉地说：“随便。”

“那我去端菜，你去柜台桌那儿打酒，”他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到我这里拿钱去。”一只手伸进裤腰里的表袋处，艰难地把指头伸进去，半天没抠出钱来，却仍在像捉虱子一样抓挠。我醒悟过来，忙说，

“我这里有。”便飞快地走开去，硬着头皮靠近柜台桌。“我只要半斤！”他在后面叫。我老远就闻到了一股使人昏厥的浓香，我的心在这香气里窒息。我低垂着眼，看着自己眼前的一小块地方，额角上渗出了汗，嗓子里很干涩，站在那里半天竟忘了说什么。“要什么？”软软的声音问。“要、要烧酒。”我说，禁不住朝柜台里看一眼，我看到了一双描了眉的眼睛和两片小小的红唇。“当心你表姐知道你喝酒呢！”她说。我张着嘴哼哼哈哈。

其实我有时候也挺大胆的。在读高中时，村里一个姑娘和我同班，我便常常借口到她家里去复习功课。她爹包了一眼窑，赚了不少钱，家里比我家里宽绰多了，日光灯、电风扇、电视机……什么都有，还有许多零食，她边吃零食边做作业，很小心地剥开蜜菠萝的包纸，优雅地把一坨褐黄色的东西放进嘴里，然后努起红润的嘴唇，两腮轻轻地动。我发傻似的看着她，忘了书上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马上要考试呢！”她发觉了我的神态异样，脸红红的一笑。

我昏头昏脑地点点头。日光灯很亮，把她衬衣里的几根白带子隐隐约约衬出来。我想起许多书上描写过的爱情场景，眼睛一再去揣摩她身上那些引人想入非非的线条。忽然眼前一黑，什么也没有了。原来停电了。谁说过黑暗是一切罪恶的庇护？我试着站起来，装着绊了凳子，身子朝她跌去，手也同时伸过去。她失声惊叫起来，我的手才触到她肉体便倏地缩回。她爹端着一根蜡烛进来，问怎么回事？我狼狈极了，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一只老鼠。”她喘息着说，红着脸，眼睛狠狠瞪了我一下。从此我便再不敢进她的门。那年高考，她考取了一所地区师专。

根顺把菜端来放在桌上，翘起两根油晃晃的指头伸进嘴里，一根咂了一下，“可恶，一块钱一个的菜，还不够两筷子叉的！”我们坐下来喝，没过多久他就上了脸，青筋也出来了，突突地跳。我想他大约喝不了半斤酒，他是在拼我的酒钱。他的话多起来，絮絮叨叨，说来说去还是那个小组长。

老芋头就坐在我们斜对面的一张桌子边，两条臂膀松散地架在桌上，前胸趴靠着桌子沿，两只灰黄的眼睛看着墙壁上的某一点，半天不动一下，我也朝那儿看，却没看见什么。我常常注意老人，不管什么老人我都会注意地去看，我明知自己也会老，却不敢想象会老成这副样子。一个人到了这种年纪真是一件可怕的事。而年轻呢，年轻又

意味什么？不知道。

“我会杀了他的！”根顺把酒杯重重一顿，酒泼洒了一桌。他的眼睛红红地凸出来，凶狠地盯着我，“你呵，你还嫩呢，嫩得很呢，你不知道这种事是最伤人心的！”

“杀人要挨枪毙的。”我说。

他支支吾吾地又不知说了些什么，录音机不停歇地唱，在我听来全是一个调，像一只硕大的蝉在鸣。我把酒一齐喝掉了，和根顺相互搀扶着走出来。胸膛里像塞了一块火炭，黑暗里的街道似乎在倾斜晃动。我昂头挺胸从花雀子面前走过去，还大大咧咧朝她笑了一下。我朝我想象中的大乌龟拼命挥舞拳头，气喘吁吁地吼着，“……骚疮……鬼东西……还敢不敢！……”

“……我要杀了他……枪毙就枪毙……杀……”根顺手舞足蹈。

三

我的竹床头边有一个小窗口，边缘的泥灰早已脱落，露出篾竿子杂乱的茬头，像小兽的胸骨。小窗外面是对过房屋的屋脊，黑灰色的、长了一层青苔的瓦层层叠叠铺开，一幢和一幢相连，屋脊连成一条高高低低的线。每一个屋脊中间都用几片瓦组成一个图形，有的像一朵荷花，有的像一颗核桃，有的干脆像代数里的未知数“X”，无意中概括了人类的迷惑神情，真是高明之极。屋脊上常常栖着几只鸽子，或静静一动不动，或交颈缠脖做爱。几丛树枝从屋后过来，河就在树梢头上流，太阳从地的尽头颤颤悠悠地跳出来，河、沙滩、树梢、屋脊和鸽子就都变做嫣红，几缕飘逸的炊烟也显得轻俏了，恍恍惚惚地像从太阳里牵出来的丝缕。

我一早便往沙滩上去。大铁锹在麻石街道上拖着，咣当咣当响，惊得屋脊上的鸽子扑棱棱冲入空中，朝太阳飞去。赶早集的人们诧异地看着我，跟在他们身后的狗又开四腿朝我吠叫。从夜里醒过来的沙滩颜色重了，浸着一层湿黄，沉郁而清冷。我不知道这厚厚的沙层里究竟埋了多少卵石，反正总也筛不尽，一锹铲下去，磕磕碰碰尽是卵石，大大小小，泛着淡绿或暗玉一般的光泽。其实细细一想是件很奇怪的事，这一带是抚河下游平原，哪里来的这些卵石？可是我不愿去想，我尽量抑制自己任何一个想法，只是机械地铲起沙石往筛子上抛，一下一下，不停歇地抛。我不理会手臂的酸麻，不理睬浑身的汗水，

沙天雾地，我竭力要把自己埋葬起来。

“这鬼东西这么攒劲，想挣钱娶老婆吧？”

拐子拿着一卷皮尺一歪一歪过来，站在一边欣赏我。我头也不抬，眼睛只盯着脚下的沙石，甚至连铁筛也不去看。可我能想象拐子那颗像怪葫芦一样的脑壳是怎样地歪仄着，也许还背着手，眼睛惬意地眯笑着。大乌龟他们为讨好拐子常给他送去两斤牛肉或一瓶酒，我不愿送，拐子的皮尺就从来没对我客气过。

我故意把沙抛得老高。河风悠悠吹过来，沙雾朝拐子涌去。“瞎了眼吗？”拐子一边骂一边扭着走开去，像一只断了鳌足的干瘪的螃蟹。

大乌龟和根顺他们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也像我一样发狠。他们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我呢，不完全是，我要使自己疲劳，肌肉的过度紧张会使头脑松弛麻木，变得一片空白。有一本杂志里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经过几天试验，我发现写那篇文章的穷酸在骗人。镇上西头的白粉墙壁下有一个摆摊的老郎中，戴一副银丝眼镜，蜡黄的瘦脸上布满黑斑，下巴上拖着一缕稀疏的灰胡子，只差了一顶瓜皮小帽，否则活像前清遗下的老童生。我在他桌子前坐下，把手放在脏污的脉袋上。他迷迷惑惑看着我，抖抖地伸出蓄着修长指甲的手指按住我的腕子，许久一声不吭。

“你……哪儿不舒服？”他极为难地说。

我不做声。我把眼睛盯着白粉墙上一张发黄的纸，那上面写着：“专治阳痿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等等，我却正好相反，三天换两回裤头。

“这病……你是感冒了吗？”老童生煞有介事地说。

“你一点用也没有。”我说。他“啊啊”着，像小女孩一样显出难为情的神色。

宝姐她们就在我的铁筛过去十几步，我从钢丝格成的小四方形的筛眼里望去，便看见了宝姐。她弯着腰，铲起沙石扬向铁筛。我们一个人一个铁筛，谁也不愿和谁搭伙。风掀动她的紫红衫子向前滑去，露出一段丰腴的腰身，被石磨蓝牛仔裤绷得浑圆的臀部高高撅起。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于是又狠命把一锹沙石抛到铁筛上，飞散的黄沙和碌碌滚动的卵石像门帘一样遮挡了我的视线。我不能停歇，注定只能一下接一下地干。

可是还有不干的时候。这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慌感，时时浮上一些

荒唐的罪恶的念头。我从不正眼去看宝姐，但她的身影，她的声音，她的笑，甚至她的喘息，我都时刻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这过分敏锐的感觉！这时候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模糊得成了一团洁白的雾，一切复又变得神秘，虚幻缥缈，处处牵动人的遐想，让人耳热心跳。

河里有帆船驶过，突突地响，喷出一条焦黑的烟，在河空逶迤飘忽，恣意极了。洪苟站在岸边看了一阵，然后被拐子叫回楼房里去了。一只绛色透明的蜻蜓在河沿水面上高高低低地飞着，划出一条起伏跌宕的线条，像我永远搞不清楚的坐标图像。

有一回我在晾裤头，老芋头屋后有一个长满蒿草的小院，蒿草里开了许多淡紫色的小花，几只蝴蝶迷恋地飞来飞去，挨墙有一丛木槿条，我把裤子铺在木槿条上。大乌龟也提着一件湿漉漉的衣裳来了，一边拧水一边朝我笑，笑得怪模怪样，我不自觉地红了脸。“你做了好梦呀？”他说，“当心，你会吃不消的！”他说得隐隐约约，像是箴言或格言一类的东西，我十分困惑，不知道该当心什么吃不消的事情。他咳了一声，一口酃痰吐在一株草茎上，沉沉地朝下坠，牵出一条淡黄的橡皮筋一样的细线。一只红色的草蜘蛛飞快地爬过去。“你呵，你不知道女人多厉害！”他教训似的说，“我常和她在沙滩上，呵呵，她呀，简直像一根藤条，缠上了，死也脱不得！呵呵，人哪，就像在云里雾里……就像你那梦……”他仰起黧黑的脸，惬意地嘘嘘摇晃着，像一颗伸在牯牛后胯下的牯牛头。

“她是谁？”我问。

“谁？”他睁开小眼睛，像两粒亮晶晶的黑豆。嘴角漾起淫荡的笑，诡谲地说，“告诉了你你可不准传开去，女人不比我们脸皮厚，人家怕羞，你听见了吗——宝姐！”

我的脑子里嗡了一声，后来细细一想我便有些不信了，我怀疑大乌龟是在拯救自己，让自己沉溺在一厢情愿的境界里获得一种虚妄的快感。我仔细观察过，宝姐和大乌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宝姐对谁都一样。

九月的天气两头凉中间热。太阳升到头顶上了，影子罩在脚下。沙滩上蒸腾起一股淡蓝的热气，像蛇舌一般颤悠伸缩。沙粒像一个个火星子，迸溅出灼人的气流。河面金光灿烂，令人不敢接目。我们踩着滚烫的沙回去吃饭，剜出一行杂乱的深深浅浅的脚窝，宝姐就走在 我前头，紫红衫子汗贴在身上，浮起一道道荷叶似的白花花的盐渍。